

可信靠的话

第二系列

“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不可有分裂”

# 不被教训之风 所摇荡

(三)

第六册

辩护与证实

© 2007 Defense and Confirmation Project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wor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graphic,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without permission from DCP.

June 2007

辩护与证实（DCP）出版  
P. O. Box 3217  
Fullerton, CA 92834

DCP 为辩护并证实倪柝声和李常受弟兄所尽的新约职事，以及地方召会实行的专项服事。

腓一 7: 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想法，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有我在你们心里，无论我在捆锁之中，或在辩护、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众人都与我同享恩典。

本书所引经文并注解，皆出自水流职事站及台湾福音书房出版之新旧约圣经恢复本。除特别标示者，所引著作皆出自水流职事站及台湾福音书房所出版的《倪柝声文集》或李常受已出版之著作。摘自新旧约圣经恢复本和倪柝声及李常受之职事信息，版权皆属水流职事站及台湾福音书房。

除另加注明者，本书皆由 Bill Buntain, Dan Sady 和 Dan Towle 共同写作。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目 录

序 .....	5
“一个非正式、自愿性、个人的实行”? .....	7
一、 只是一个非正式、自愿性、个人的实行? .....	7
二、 主恢复历史中素常的实行 .....	10
三、 不实的差异 .....	12
四、 不是一个“公开政策的教训，强加于圣徒们 和众召会” .....	18
谁的“历史修正主义”? .....	23
香港福音书房 .....	24
地方教会的信仰和实行 .....	26
写作之人的特会 .....	27
圣经之旅 .....	28
结论 .....	28



# 序

林前一10：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有分裂，只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

弗四14：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为波浪漂来漂去，并为一切教训之风所摇荡，这教训是在于人的欺骗手法，在于将人引入错谬系统的诡诈作为。

保罗在对付渐次暴露出来的分裂时，嘱咐哥林多人，“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有分裂，只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林前一10）我们应好好留意这话。因为最近有一些人起来，照着自己的意见，说不同的话，破坏了众召会中间的一。

因着不同的教训日增，主恢复里的同工们在二〇〇五年七月，出版了《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表达他们愿意从倪弟兄和李弟兄的教导与实行，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尽管在主恢复里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召会，都接受了这本书里的交通；然而有一小部份人，公开扬声，表示反对。因着这些人对同工们在这本书里的话，以及倪弟兄、李弟兄的教导与实行，作了许多不实的陈述；所以“辩护与证实”（DCP）在 [afaithfulword.org](http://afaithfulword.org) 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以说明这些争议。

本系列为该网站文章的汇编。使徒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信徒，说到我们需要长大，“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为波浪漂来漂去，并为一切教训之风所摇荡，这教训是在于人的欺骗手法，在于将人引入错谬系统的诡诈作为。”（弗四14）今天在主的恢复里，也面临着教训之风的威胁，要

将圣徒，甚至召会，带离在基督身体的一里之召会生活的实行。本书将对这些教训之风进行检视，陈明它们如何偏离圣经，以及倪弟兄、李弟兄的新约职事，并暴露其背后的动机。

本书共收录两篇文章：

- “‘一个非正式、自愿性、个人的实行’？”乃是对一个质疑，在主恢复中五十多年之健康实行，所提出的答复。本文给我们看见，这个问题本身即不实地扭曲了李弟兄对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所作的明确陈述。本文进一步指明，将主恢复多年来普遍的实行，妄称为两位同工之间的个人实行；并捏造李弟兄在他职事的教导，和实行之间有出入。本文也显明，同工们在《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里交通的本意，被不实地扭曲成为一个“公开的政策，强加于众圣徒，和众召会之上”。
- “谁的‘历史修正主义’？”说明 Nigel Tomes 不实地指控同工们实行“历史修正主义”；其实，他对“香港福音书房”，“地方召会的信仰和实行”，“写作之人的特会”，“圣经之旅的出版”所写的历史记述，才是真正的“历史修正主义”。

## “一个非正式、自愿性、个人的实行”？

“分析和回应”一文问到：“为何工人之间（李常受弟兄和倪柝声弟兄）一个非正式、自愿性、个人的实行，变成一个现在是公开政策的教训，而且强加于圣徒们和众召会呢？”这个问题所暗示的意义，至少有四点错误：

- 一、该问题错把李弟兄所论，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的清楚声明，当作“一个非正式、自愿性、个人的实行”。
- 二、它将整个主恢复的历史中，我们中间素常的实行，曲解为两位同工之间个人的实行。
- 三、它在李弟兄的教导，和其职事的实行之间，制造出不实的差异。
- 四、它误称《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为一个“公开政策的教训，强加于圣徒们和众召会”。

### 一、只是一个非正式、自愿性、个人的实行？

“分析和回应”一文忽视了李弟兄关于在主的职事里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的交通，并视之为“一个在工人之间，非正式、自愿性、个人的实行”。这样的误导是企图否定李弟兄的交通，论到某些弟兄们在主恢复的独一工作里，作他们自己的工，因而产生分裂的危险和趋势。人若读李弟兄从一九八四年起一连串紧急的长老训练的信息，必会明白他对此有沉重的负担，为着保守圣徒们和众召会的一，以及挽救一些强势的同工们，免得他们成为分裂的因素。第一篇信息的题目是“神职事的一与一的危机”。它说明不同的职事，就是今日基督教所有分裂的源头，并警告在主

恢复里，不同的职事所产生的危机：

因着已过的多少世纪，基督徒中间所发生的一切分裂和混乱，我有负担强调职事的一这点。在基督徒中间，最损害的事就是分裂和混乱。不仅如此，一切的分裂和混乱都是出自一个源头，那个源头就是不同的职事。（《长老训练》第一册，《新约的职事》，八页）

我们需要看见这一个贯穿整个基督教时代的原则。一切的难处、分裂和混乱，都是来自容忍不同的职事这一个源头。许多基督教教师晓得不同职事的危机；然而，他们却容忍不同的职事。他们一直容忍不同的职事。在主的恢复里，长远来说，我们不该相信，不同的职事不会偷着进来。我们必须做醒。这样的危机就在我们前面。如果我们不做醒，如果我们不谨慎，仇敌会以某一种方式，偷偷地利用一些凭借，把不同的职事带进来。这样的事会终止主的恢复。（《长老训练》第一册，《新约的职事》，十二至十三页）

我们的弟兄在那些日子里的交通，满了对主恢复的前途，以及对那些有分文字工作者的关切。“分析和回应”一文不顾我们弟兄的警告，无视不同的职事对主恢复所造成的威胁。那些训练中的第二篇信息，“关于与职事是一的功课”，李弟兄观察到在他尽职的许多年间，好多有恩赐的人曾经进到主的恢复里，而后再离开了。他见证他自己借着绝对与倪弟兄是一，蒙保守留在这分职事里：

请容许我从自己与倪柝声弟兄同工的经历作点见证。我与倪弟兄同工了十八年多。你们中间有些人当时在那里，必定看见那种光景。自从倪弟兄工作开始，有一些基督徒后来成了有名的传道人，有一段时间也与倪弟兄在一起。在主的恢复里，第一次擘饼聚会是倪弟兄与一对夫妇一同举行的。他们是在主恢复里起头擘饼聚会的三个人。后来那位弟兄成了倪弟兄的难处，因为在神当时在中国的行动上，他没有与倪弟兄是一。从那时起，



一位接着一位显著的弟兄进到主在中国的恢复里。他们几乎都成了倪弟兄的难处。倘若我和别人采取同样的态度，当然我也会成为他的难处。然而，大家都晓得，我在倪弟兄的职事上百分之千地与他是一，因为我的立场、我的态度、我的灵完全与他是一。我没有一点破口，让人说我是倪弟兄的难处。这样的指控毫无根据。

如果有人会问，你是不是与我合一，这问题就是暗示，你不是百分之百与我合一。下雨的时候，如果水能从屋顶漏下来，那意思当然是屋顶上在什么地方有了裂缝。如果没有裂缝，水就无法漏进来。你若百分之百彻底地与我是一，我们就象没有裂缝的屋顶，雨水无法进来。下雨的时候，雨水就证实并试验出，屋顶有没有裂缝。如果漏水，就证明有裂缝。（《长老训练》第一册，《新约的职事》，二五至二六页）

李弟兄进一步说到他如何操练谨慎，免得对倪弟兄的职事，或对整个主的恢复造成任何难处。

我与倪弟兄在一起时，仇敌从来无法用我的举止、行动、工作、传讲、教训或说话方式，来造成难处。（《长老训练》第一册，《新约的职事》，二九页）

我没有兴趣照着今天宗教的老套，去作轻松的工作。我为着神在地上独一的目的，把自己和前途献上。我在倪弟兄身上看见这目的，我也为着这目的，并且为这牺牲一切。因此，我绝不会说一句话，也不会作什么事，破坏这目的。（《长老训练》第一册，《新约的职事》，三一至三二页）

我总觉得，即使有一丝影响主的恢复，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更不用说破坏它了。（《长老训练》第一册，《新约的职事》，三二页）

我们若认识李弟兄如何竭力保守主恢复的一，就能领会他为何要说，在主的恢复里只有一个出版。基于这个负担，在一九八六年二月，他强烈请求长老和同工们，放弃不同的出版工作。

### 受约束只有一种出版

有一件事给主的恢复造成麻烦，就是我们有不同的出版。我们若对主的恢复认真，就必须避免任何一种在难处上的牵连。我们在中国大陆时，只有倪弟兄有出版，福音书房单单也惟独属于他。他请我协助文字工作。我的确写了一些书，其中一本是论到基督的家谱，一本是彭伯（Pember）所著《地的最早时期》的部分翻译，以及一些关于诸天之国的书。我自己从未出版任何东西，我总是将我的稿件寄到在倪弟兄和他助手之下的福音书房；我的稿件该不该刊登，在于他们的分辨。我喜欢有人检核我的作品，看看在真理上是否有些不准确。写书解释诸天的国，不是小事。我喜欢我的材料经过他们的检核，这帮助且保护我。眼科专家俞弟兄，翻译了一些奥秘派的书，但他没有出版任何东西。我们只有一种出版，一切都是经过倪弟兄的福音书房出版的，因为出版其实就是吹号。吹号不仅是在口头的信息中，更是在文字上。（《长老训练》第八册，《主当前行动的命脉》，一七〇页，引用于《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一一页）

## 二、主恢复历史中素常的实行

“分析和回应”一文也误称，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仅是两位同工（倪柝声弟兄和李常受弟兄）之间的实行。事实上，自从主的恢复在我们中间开始，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一直是中国，台湾，美国，和全地众圣徒及众召会素常的实行。

“分析和回应”声称倪柝声从未教导过，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的事。当然，教导总是为着矫枉。一个出版在当时是众召会和服事者素常的实行，当然不需要一个出版工作的教导。倪弟兄和他的同工们提到“出版工作”和“文字工作”时，总是以单数称之；一个出版工作实行的事实，更是毋庸置疑的<sup>1</sup>。不仅如此，一九四八年鼓岭训练中，倪

弟兄明白指出，文字工作是一个独立的单位，这个工作就在上海，也就是他所负责的福音书房。

文字工作：文字工作要算一个独立的单位，如出版书报等，这些工作在上海办理。（《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四册，简15页）

李弟兄关于此事的见证，证实当时只有一个出版工作，并且是由倪弟兄直接负责的。

我们在中国大陆时，只有倪弟兄有出版，福音书房单单也惟独属于他。（《长老训练》第八册，《主当前行动的命脉》，一七〇页）〔粗体为笔者加示〕

主的恢复在中国借着倪弟兄的教训被兴起，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五二年，整整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没有别人释放新约的教训。（《照着神命定之路召会生活的实行》，三六页）〔粗体为笔者加示〕

在一九五二年以前，都是倪弟兄的文字工作。（《荣耀的异象与十字架的道路》，二七页）

当李弟兄在八〇年间说到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他不过是重申主恢复长久以来，借文字工作尽职的实行而已。李弟兄于一九九七年离世后，同工们再次肯定：为着众召会的带领并供应，水流职事站将继续出版倪柝声与李常受

---

1. 引自《倪柝声文集》：

倪柝声：复兴报（卷一）第一辑第八册，九十页。

特会，信息，及谈话记录（卷一），第二辑第二十一册，二〇六页。

倪柝声恢复职事过程中信息记录，第三辑第十一册，一四三，三一三，三二七页。

李渊如：复兴报（卷一）第一辑第八册，八二至八三页。

通问汇刊（卷二）倪柝声弟兄三次公开的见证，第二辑第六册，二四九至二五〇页。

敞开的门（卷二），第二辑第十二册，三〇六页。

李常受：敞开的门（卷二），第二辑第十二册，三二五页。

陈希文：敞开的门（卷一），第二辑第十一册，八一页。

的职事。《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只不过是进一步肯定世界各地同工们的心愿，维持这个带给主恢复无数祝福的一贯步调。事实上，“分析和回应”将本末倒置。在主的恢复里就着教训也罢，就着实行也罢，如此喧嚷鼓吹在主恢复的职事里，应有多种出版工作的作法，才是史无前例的。

### 三、不实的差异

“分析和回应”宣称同工们以李弟兄个人的见证，编造出一个新的“教训”。这种说法不仅否定了李弟兄的教训，交通，和其在主恢复里只有一个出版的指示，同时也在李弟兄的教训与他职事的实行之间，制造了一个不实的差异。无可否认地，在整本新约中，主不仅借着直接的说话，也借着榜样来教导我们（林前四16，十一1，腓三17，帖前一6，帖后三9，提前四12，提后三10、14，多二7，彼前五3）。

林前四16：所以我恳求你们要效法我。

林前十一1：你们要效法<sup>2</sup>我，象我效法基督一样。

注2：若有人效法基督，我们就当效法他，这使我们也成为效法基督的人。否则，我们就不该效法任何人。

腓三17：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你们怎样以我们为榜样，也当留意那些这样行的人。

帖前一6：并且你们在大患难之中，带着圣灵的喜乐，领受了主的话，就<sup>2</sup>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

注2：传福音的人既是福音的模型，信徒就效法他们；这引导信徒跟从主，以主为模型（太十一29）。

帖后三9：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利，乃是要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

提前四12：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为人、爱、信、纯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

提后三10：但你已经紧紧跟随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

提后三14：但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活在其中，因为知道你是跟谁学的。

提多二7：在凡事上你自己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导上要不腐化，要庄重。

彼前五3：也不是作主辖管所委托你们的产业，乃是作群羊的榜样。

根据新约圣经，主兴起一些人来，不仅有话语职事的度量，也在行为上，特别是在关乎召会，那职事，以及工作等紧要的事上作榜样。祂的期望是那些借着这分职事被喂养，并建立起来的信徒们，能效法那些将祂的启示带给召会，并照样而行的人。

### 只做主恢复的工作

今天凡有异象的人一看就清楚，倪弟兄和我都不是做自己个人的工作，我们都是做主恢复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我说这话，是盼望你们都受我的影响。我受了倪弟兄莫大的影响，我盼望你们也能受他的影响。（《圣经中管制并支配我们的异象》，简26页）

李弟兄对于在主职事里，只有一道神圣水流的看见，和他如何放下自己在中国北方的职事，完全与倪弟兄的职事是一的见证，给我们一个值得效法的榜样。这番话的目的十分明确，不可能作别的解释。李弟兄的职事在美国所出版的第一份刊物《水流报》（The Stream Magazine，一九六三年六月一号出版），其创刊词“神圣的水流”（后出版为《神圣的水流》一书），提到了这个见证：

你若读使徒行传和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就会看见那时有好些人在传福音，并为主做工，却不在这水流里。按照圣经的记载，这些人不在水流里。例如，在腓立比

一章，使徒告诉我们，有些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15）。他们是在传福音，但他们并没有与使徒一同作工。他们虽然传了福音，却不是在圣灵的一道水流里。在使徒行传里，你可以找到另一个例子，就是巴拿巴与使徒保罗同工，他们都在一道水流里。但一段时间以后，巴拿巴为了某种原因不赞同使徒保罗，二人就分开了。那次分开以后，你在行传里找到巴拿巴的记载么？没有，他乃是在水流之外。他仍为主作工，但他乃是在水流之外了。你若仔细研读召会历史，就会发现历世历代以来，一直只有一道圣灵的水流。许多人为主作工，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在那一道水流中。你若接受主的怜悯和恩典，就会被带进今天仍在涌流的这道水流中。

在此我要就着这件事作我个人的见证。一九三三年，我首次从华北到上海见倪柝声弟兄，住在他那里几个月之久。当我要离开，回华北我的家乡时，倪弟兄来找我，说，“李弟兄，我们觉得主的意思是要你把家搬来上海，留在我们这里，为着主的工作。你愿意将这事带到主面前么？”我将这事带到主面前时，就得着亮光。主给我看见，在使徒行传里，主工作的流，就是圣灵的流，只有一道。主给我看见在使徒行传里，地图上只有一条线，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安提阿，又从安提阿到亚西亚，再从那里转到欧洲。我看见从来没有两道水流，总是只有一道。我对主说，“主，我感谢你。你在中国的工作绝不能有两道水流。我如果要在华北为着你，凭着你或借着你有工作，我就必须先上海，调在这一道水流里，好使水流从那里涌流出来到华北。这样就只会有一道水流。”第二天倪弟兄来看我，我就对他说，“弟兄，这件事我已经清楚了，我必须作你所建议的。从今天起，我要在上海与你一同作工。”（《神圣的水流》，一四至一五页）

一九七三年在洛杉矶所释放的信息中，后收录在《召会历史与地方召会历史》（中文尚未出书）一书中，他重复了这个交通。

一九三四年，我在上海住了将近四个月后，倪弟兄对我说，“常受弟兄，我们同工们觉得你应该把家搬来上海，使我们可以一起工作。把这事带到主面前，看主怎样带领你。”我接受他的话，也将这事带到主面前。然后我看见在使徒行传里，只有一道流。它从恩典的宝座开始，流到耶路撒冷。这道流从耶路撒冷流到撒玛利亚，再流到安提阿。从安提阿西流到亚西亚和欧洲。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主在地上的行动总是只有一道流。任何在这水流之外的工作都没有记载下来。当巴拿巴离开保罗之后（徒十五39-41），使徒行传就没有再记载他的工作。这件事发生之后，他没有再出现于使徒行传中主在神新约经纶行动中神圣的叙述。

主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主在中国的工作应该只有一道水流。如果主要在华北作事，我就必须投入这道在南方上海的流里。然后这一道水流至终会从上海继续流到华北。因着这个启示，我决定去上海与倪弟兄一同作工。（译自《召会历史与地方召会历史》，中文尚未出书。）

一九八六年二月的《长老训练》，所释放的“在主的职事里不吹无定的号声”信息中，他再次交通到：

巴拿巴是绝佳的弟兄，事实上是他把大数的扫罗带进他的职事里（徒十一25-26）。起初是巴拿巴领头。然而，在他们第一次行程的途中，那灵记载保罗开始领头，那灵也开始称扫罗为保罗（徒十三9）。名字的改变可指明生命里的改变。从这时起，被圣灵充满的保罗，在使徒的职事里一路领头，连巴拿巴也接受这事实。巴拿巴与保罗是一，去耶路撒冷取得与割礼的搅扰有关的决议。就在那次决议成了给众召会的规条以后，巴拿巴和扫罗之间起了争执（徒十五35-39）。这次争执不是为大事，乃是为小事。他们彼此分开，不是因着与信仰或基督的元首身分有关的不同意见。他们之间的裂痕不过是一件微小、个人、亲密的事。巴拿巴要在他们的行程中带他的表弟马可同去，而保罗说不。对我们而言，那是一件

小事。但巴拿巴带着马可离开保罗以后，使徒行传里主的行动就不再有他的记载了。这事的原因为主只顾到一个流。

一九三三年，倪弟兄请我加入他在上海的工作时，我清楚看见了这件事。那时我在华北作工，在教导圣经上相当有力，前途颇可期待。然而因为我的眼睛得开启，我就告诉主，我要去上海加入倪弟兄和他的工作。我看见在这地上，主的流，主的水流只有一个。若要华北被主得着，祂必然要借着同样的水流来作这事。我必须投入这水流，与这水流是一，让主涌流。（《长老训练》第七册，《同心合意为着主的行动》，八二至八三页）

我们必须详加思考：李弟兄为什么要这么说？难道李弟兄真的只是提一提“个人的实行”，而不期望弟兄们跟随他的榜样？“分析和回应”的作者能认真地这样说么？还是李弟兄象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所作的，以自己为榜样，让我们效法？

有些基督教教师说，信徒不该为自己作见证。根据这些教师的看法，作见证说到自己的经历就是传扬自己。因此，他们劝告别人不要说自己是如何悔改，如何信主，如何蒙恩得救。这些教师极力主张我们只应当传讲主耶稣，教导圣经，而绝不该说到我们自己的事。但保罗在帖前二章却说到自己。他作了刚强的见证，说到他在帖撒罗尼迦人中间的生活。他提醒他们，使徒是如何来到他们那里，以及使徒在他们中间的生活态度。保罗为什么强调这事？他强调这事，是要给年幼的圣徒看见正当生活的榜样。我盼望所有的长老和带头的，都从保罗这个实例看见，我们必须是众圣徒的榜样。在每一个地方召会里，必须有一些榜样、一些模型，让别人效法。（《帖撒罗尼迦前书生命读经》，简106页）

李弟兄说到他在工作上与倪弟兄的关系，毋庸置疑地，是要给我们看见他如何把自己，摆在主独一水流的祝福之下；并恳求今天在主的工作里，担负责任的弟兄们要效法



他的榜样。在“在主的职事里不吹无定的号声”信息中，李弟兄见证因着他与倪弟兄绝对是一，主把带领主恢复的责任托付给他。

靠着主的怜悯，我能宣告，我在中国大陆置身于工作中那十八年，我是智慧的。我绝不使任何人以为他们能自高自大，高看我，鄙视倪弟兄。没有这样的事。圣徒们从我、我的行为、我的生活方式、我的行动、我的作工方式、我的信息和我的说话所看见的，都认为与倪柝声弟兄绝对是一。我没有给任何人留下任何漏洞，以为我与倪弟兄不同。我相信那是主因祂怜悯所赐给我的智慧。从那时起，我们的历史表明这一点。在倪弟兄的许多同工中间，主的恢复在哪里？我没有一种思想，要成为实行主恢复的人。甚至我去台湾，也确实是奉差遣的。那是倪弟兄对同工们的提议。我从来没有一种思想或感觉，我要去作带领人。甚至我来到美国，我也没有在主恢复的西方世界中作带领人的思想。但今天主的恢复在哪里？在怎样的带领之下？有些所谓的同工宣称，他们十分接近倪柝声弟兄，但几乎没有一个召会是他们建立起来的。

你留在主的恢复里，一面接受这职事，另一面却说别的事，这完全是不智慧的。这样作没有智慧。这对你自己或你的将来都没有益处。你也许说你有一分职事，但这对你的职事并没有益处，如果你有一分职事的话。你这样绝不能使你将来的职事得益处，反而廉价地抛弃了你的将来。智慧的路乃是没有意见地与那独一的恢复在一起。（《长老训练》第七册，《同心合意为着主的行动》，八四至八五页）

一九九三年他更进一步地说到，因着他在身体的原则里与倪弟兄是一，主的恢复七十余年来得蒙保守。

我至少能为自己并为我年长的倪柝声弟兄作见证。我们在主恢复里的行事为人和行动，总是一个身体。这就是为什么主的恢复在已过七十年来能在这地上存在。

我们没有任何组织来保守什么，但主的恢复仍在这里。主的恢复仍然存在，并且一直受到基督身体的原则所保守。当我在供应话语时，我常常想到倪弟兄。我想到他所说的；我不喜欢说任何与他的职事冲突的东西。我所说的若与他冲突，今天的恢复会在哪里？我们必须认识身体。（《经过过程的神圣三一之分赐与超越基督之输供的结果》，一〇七至一〇八页）

将这些交通当成“非正式、自愿性、个人的实行”，是对两位前面弟兄（倪柝声弟兄和李常受弟兄），严重的伤害。这两位弟兄的职事，乃是今日主恢复教导和带领的根据。就连“分析和回应”的作者在他早先写给同工们的信中也说：“在主的恢复里，我们的共识是以圣经的教训以及倪、李两位弟兄的**实行**做为我们的基础”<sup>2</sup>〔粗体为笔者加示〕。既然李弟兄清楚地交通到，他认为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乃是保守主恢复的一，也就是主祝福之根据一个重要的因素；“分析和回应”的作者对自己拒绝这个榜样的行为，要如何自圆其说呢？

李弟兄甘冒受批评的可能，把自己提出来作为榜样，让人效法。谁能否认主的恢复，因着他摆下自己的职事与倪弟兄的职事合一，而蒙受了许多的祝福？他认为那才是他后来能被主所用，开展祂的恢复，并解开关乎神经纶深奥真理的关键因素。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跟随这个的榜样？

#### 四、不是一个“公开政策的教训，强加于圣徒们和众召会”

“分析和回应”使用了一些强烈的字眼，如“强制”、“强加”和“政策”，来形容《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从未使用这些字眼，也不曾使用过这种口气。《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决非一个“公开政策的教

---

2.“分析和回应”的作者，在二〇〇五年六月十三日写给 Kerry Robichaux 与同工们的电子邮件。

训”。它是相调同工们对众召会的交通，表达他们愿意继续主恢复里长久以来，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的实行。把这样的交通称之为“公开政策的教训”，暗指其后有一定的执行机制，但同工们的交通中并未提到任何这样的机制。同样地，如果有“强制”这回事，即表示有必须遵守的规定，作为继续参与的条件。但《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明白指出：一地召会或个人信徒是否持守一个出版工作的实行，无关该召会或该信徒的地位，也不构成是否被身体交通接纳的条件。

然而，一个出版不该在共同的信仰上，或在众召会的交通上，成为我们接纳或拒绝任何人的根据；一个出版不该坚持为信仰的一项。若有任何人不愿受限于一种出版，他们仍是我们的弟兄；他们仍是在真正的地方召会里。（《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一〇页）

一九八六年的长老训练中，李弟兄多次表示，他不再容让那些表面上接受他的职事，实质上却是选择性地使用和应用他的职事的人。

如果作妻子的对丈夫说，“我爱你，我接受你作我的丈夫，但你所说的，我必须带到主面前，看看是否真是祂给我的引导。我需要祷告，好知道我该完全接受你的话，还是部分接受，以及你的话是否适合我的光景。”如果作妻子的有这种态度，丈夫会觉得如何？她的态度是一种狡诈的异议，丈夫不能永远容忍。然而已过的十五年，我一直容忍一些人这样的态度，但我的容忍结束了。（《长老训练》第七册，《同心合意为着主的行动》，五二页）

我要那些涉及另一路线、另一实行之难处的弟兄们知道，有些圣徒已经受了搅扰，感到困扰，并且非常关切人会困惑自己该采取哪一路线。我们需要下断案，作决议，传给众召会。要让圣徒们得坚固，受鼓励。要让他们喜乐。我无法容忍那一直在蔓衍，使身体软弱的疾

病。我们需要对这问题作成决议。（《长老训练》第七册，《同心合意为着主的行动》，五六页）

说我们不喜欢拒绝职事，但我们必须祷告，看看主如何引导我们，这话听起来非常属灵，但这是遮掩狡诈异议的最好借口。然而，保罗对歌罗西和老底嘉的嘱咐，没有附加条件。保罗所写的，不仅是为着某一个召会，或为着两个召会，乃是为着所有的召会。我们无法再容忍与这原则相对的任何事情。（《长老训练》第七册，《同心合意为着主的行动》，五七页）

然而，到了此时，我觉得不应当再容忍一些情况，因为已经造成够多的破坏。我不愿意看见主的恢复受到更多的破坏。亲爱的圣徒，我没有时间再与人虚耗。让我们去打仗。“我们”是谁？就是没有意见而拚命的人。（《长老训练》第七册，《同心合意为着主的行动》，八一页）

在这些信息里，他说出召会与职事之间非常清楚的区别。并且指出他交通的范围，不包括在召会中一般的圣徒，而是针对那些声称与他一同有分这职事，却持不同教训的人。

……有些圣徒在主里成了今天的他们，百分之百是由于我的职事，我不愿我的职事浪费他们的时间。我必须作一些事，确保他们将全人投资到主的恢复里。他们舍弃了世界的前途，但他们在主的恢复里没有得着多少鼓励。我必须对主忠信，对你们许多一直非常受这职事影响的人忠信，并且对我自己忠信。因这缘故，**这职事不能容许任何人假装在其中，却仍说不同的话。**这不是说，我要你离开你的地方召会，或你的地方召会不再是地方召会。我所交通的乃是，职事在为着主恢复里的权益争战时的冲击力。

……**我不是在谈论众召会，我是在谈论职事。**职事是一件事，众召会是另一件事。这两件事在保罗所写的书信中能区分出来。保罗的职事是一类，众召会是另一类。保罗从未想要迫使众召会在他的职事里跟随他，但保罗为着众召会的确有一分职事。（《长老训练》第七册，

《同心合意为着主的行动》，七九至八〇页）〔粗体为笔者加示〕

同工们在《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中未了的交通，也很清楚地作出同样的区别（见本段开头的引文）；并引用李弟兄对这个交通所涵盖之范围的说明，作为结语。“分析和回应”的作者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弟兄，他了解文字的力量。他对于《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的内容、范围、以及文意所作的曲解，显然是蓄意的。这种不诚实的行为，足以使那些热爱真理的人，拒绝“分析和回应”这类不适宜的发表。



## 谁的“历史修正主义”？

最近有篇文章刊登在某召会的刊物及其网站上。该文指控主恢复里的同工们发表《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是“历史修正主义”之举。这个指控大体上是重复同一位作者在同一网站所发表的“分析和回应”的内容。在两篇文章所提到的“历史修正主义”一词，意思是：为支持某种预设的意识形态而玩弄事实的举动。在近代的用法中，最常被用来指那些否认有大屠杀，也就是宣称纳粹从未集体屠杀犹太人的人。这个词在实际一面，乃是以较委婉的说法，意指用谎言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

异议文章的作者声称，同工们刻意忽略一些与他们说法不符的历史事实，这些事实包括<sup>1</sup>：

- 香港福音书房的存在。
- 《地方教会的信仰和实行》的内容。
- 李弟兄召开“写作之人特会”（writers' conference）的期望。
- 英文《圣经之旅》（Journey Through the Bible）的出版。

事实上，我们只要读该文所摘录的信息上下文，就会发现同工们其实是在重复李弟兄的交通。作者对李弟兄的信息，作了选择性的节录，有时只引用部分的原文，而略过与作者意见相违的部分。所以，事实上他才是在实行历史修正主义。

我们在重复这位异议作者所引用的职事信息时，会将

---

1. 至于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是否只是李弟兄与倪弟兄之间“一个非正式、自愿性、个人的实行”，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详述，文中也会讨论主恢复历史中，“一个出版”的先例。

作者所引的部分，以斜体标示，以说明被删略的部分。在阅读这些段落时，请记住：这位异议作者的目的，乃是为着合理化那些在同工交通之外，另立的文字工作。这些文字工作散布少数工人不同的教训，该文作者就在其中。

### 香港福音书房

作者声称，《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没有提到香港书房，是对历史的蓄意扭曲。他声称：“人们可以质疑，在主的恢复中曾经同时存在着两个出版单位——香港福音书房和台湾福音书房”。为了证明这个论点，他引用李弟兄在一九八七年与水流职事站服事者交通中的一段话：

一九五〇年，倪弟兄到了香港，要我从台湾去见他，交通到文字出版的问题。他就趁机作了安排，**定规福音书房仍是一个**，但因着政治局面的缘故，只好分在上海，台北和香港三地营业。上海的由他负责，台北的由我负责，香港的由魏光禧弟兄负责。不过，他要我兼顾香港书房出刊的文责。”（《关于生命与实行的信息》，上卷，三一至三二页）〔粗体为笔者加示〕

从上下文可明显看出，把福音书房分在三地，只是营业上的安排；在倪弟兄的定规，以及弟兄们的实行中，三个书房仍是一个。该文作者含糊地说：“当然，有人可以辩称，这三个书房曾经是‘一个’”。这种写法是不诚实的。为什么特别标出“一个”，却又不解释这是谁说的话？明明是倪弟兄清楚的安排，为什么用“有人可以辩称”来加以模糊？为什么只引用其中的几句话，而不转述李弟兄完整的意思：“交通中定规福音书房仍是一个，但因着政治局面的缘故，只好分在上海、台北、香港三地营业”？就连把“只好分在……三地营业”这句话删去，也是在刻意模糊李弟兄的原意。如此对待弟兄们的职事，是不诚实的。

一九九四年，李弟兄进一步解释：



一九五〇年，我们两人在香港有许多时间在一起谈话。我了解到以后可能无法接触倪弟兄了，所以向他提起在台湾有出版的需要。他说，“常受弟兄，你知道在我们中间，只有我个人有福音书房，那不是召会的，也不是同工的，是我个人的。”他就安排说，“现在三个政区，大陆、香港、台湾都彼此不相同。所以我们把福音书房分作三个：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台湾，一个在香港，这三个不是三个书房，而是一个；因着政局，三地经济方面各自应付。”上海方面由他负责，台湾方面交给我负责，香港方面要魏光禧弟兄负责。他还嘱咐我说，“光禧弟兄在文责方面还需要你帮忙。”所以初期台湾福音书房出版书籍，多是和香港商量，两地一同出版，而不是两地分开出版。无论香港或台湾出版的书，成本两地一起计算。因着倪弟兄这样的安排，所以才有今天这一个局面。（《异象的高峰与基督身体的实际》，二〇页）〔粗体为笔者加示〕

该文作者难道不能诚实地肯定，当倪弟兄和李弟兄说，三个书房仍是一个时，本意就是如此，而不是“有人可以辩称”的？作者无视于历史事实，把李弟兄所重复，倪弟兄所定规的话，刻意贬低为“有人可以辩称”的事，只为了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李弟兄于一九七三年清楚说到，这三个书房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众召会的需要，再版倪弟兄的著作：

他也对文字工作作了一个安排。文字工作一直都在他的监督之下。当他和我在香港的时候，他决定应该在台北和香港都有一个书房来出版他所有的书籍。他自己负责在上海的书房。他嘱咐我负责在台北的书房，也安排魏光禧弟兄负责在香港的书房。他说所有的书都可以再版，三个书房共有同一个版权。于是我们着手再版他所有的著作，以应付中国大陆以外各地的需要。（译自《召会历史与众地方召会历史》，中文尚未出书）〔粗体为作者加示〕

在李弟兄为倪弟兄写的传记中，可以找到类似的记载：

这时他对福音书房和文字工作作了以下的安排：

（一）福音书房要在三地成立：上海、台北和香港。倪弟兄亲自管理上海福音书房；我负责台北福音书房；魏弟兄负责香港福音书房。再者，他要我在文字和编辑责任上协助香港福音书房。

（二）三个书房都有共通的版权。

（一九七五年，由于当时的情况，魏光禧弟兄与我同其他有关弟兄重新安排版权的事如下：所有的中文书籍由台北福音书房出版，所有的英文书籍由美国水流职事站出版；香港教会书室只在香港发行我们的刊物。）（《倪柝声—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简 285 至 286 页）  
〔粗体为笔者加示〕

三个书房的成立，乃是为了再版倪弟兄的著作，在配搭里一同为这事劳苦。《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不在详论主恢复中，与一个出版有关的行政安排。水流职事站在德州欧文，在英国伦敦的办公室，也未列在《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之内。尽管如此，主恢复文字工作的历史，印证了同工们照着李弟兄而有的交通：我们应当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以尽主恢复的职事。主在我们中间的历史，绝不会为另一个文字工作，甚至那些在众召会和众圣徒中间，以不同的文字工作，推广不同教训和异议的作法，自圆其说。

### 地方教会的信仰和实行

该文作者以《地方教会的信仰和实行》没有提到文字工作一事，大作文章。这样的论证忽略了两个基本的点：

1. 《地方教会的信仰和实行》不是一份详尽的文献，记载主恢复中一切的信仰与实行。该书的序言说到：

因着询问关于地方教会种种的人（包括基督徒与非

基督徒)日益增多,我们谨预备了这本小册,作为我们信仰与实行的简介。(《地方教会的信仰和实行》,简1页)[粗体为笔者加示]

《地方教会的信仰和实行》,乃是为那些在主恢复以外的人所预备的,作为地方召会的“简介”,而不是作为主恢复的完整介绍。

2. 《地方教会的信仰和实行》所论的是众地方召会,而不是职事或工作。整本小册只提过一次职事,还是非常广义的提及。《地方教会的信仰和实行》并没有实际地论到,如何执行主恢复里的职事。因此,不会从这本小册里看到在在职事里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的事。然而,作者竟以这本简介性的小册没有提到一个出版,作推动另一个文字工作的借口。

### 写作之人的特会

该作者断章取义李弟兄的信息,最离谱的,就是对一九八六年李弟兄与长老们的交通。他引述了半句话,说:“我召聚写作之人的特会,用意是要鼓励你们写点东西……”。然而,他没有引述的部分,才是真相。

我召聚写作之人的特会,用意是要鼓励你们写点东西,但不是以已过所发生的那种方式;这交通会保守并保护我们不非法行事。(《长老训练》第八册,《主当前行动的命脉》,一七二至一七三页)[粗体为笔者加示]

“这交通”是什么呢?这交通就是“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作者所引用那半句话,正是从“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这个段落中摘录出来的。是的,李弟兄的确曾经召聚过写作之人的特会。但根据后来发生的事,他进一步说明,我们该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避免“非法”的行事;该作者所鼓吹并实行的,基本上就是这种非法行事。

这位异议作者用断章取义的方式,从一段定罪他的文

章中，摘录出半句话，作为他非法行事的借口！值得一提的是，这段完整的引述，都刊印在《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第十三页，读者能从上下文明察李弟兄的原意。

### 圣经之旅

作者在网路上所刊登的一篇文章，举出英文《圣经之旅》，作为不同出版的例子。以下是有关的说明：

1. 《圣经之旅》乃是在李弟兄的带领下着手进行的，并在李弟兄的配搭和交通下产生。
2. 《圣经之旅》原是为安那翰召会的青少年所整理的。后来因着其他召会对这套教材都感兴趣，所以南加州的青少年工作，接手这套“实验教材”的编辑工作，并且与水流职事站交通，一旦整套教材完成，就移交水流职事站。这套教材的使用对象，与主恢复众召会中，一般的职事不同，因此不会产生比较或争竞。《圣经之旅》从未在职事中自居领导，也从未试着断定真理。

### 结 论

这两篇异议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受过训练的学术人士。因此，他知道选择性地引用他人文章，是一种违反职业道德，并且不诚实的行为；对一个基督徒而言，更是一种违反良心，违背真理的行为。作者将李弟兄的话断章取义，作成与原意相反的叙述，试图扭曲主恢复一贯的传承，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他不顾这些事实的真相，选择含沙射影地攻击同工们，并且在主恢复亲爱圣徒的心和心思里，挑起怀疑。他对事实的叙述，是具高度选择性和偏见的。事实上，无论是倪弟兄和李弟兄的教导与实行，或是主恢复众召会的历史，都无法称义作者在这两篇文章中所拥护，并实行的作为。事实上，在主的恢复里，借着不同的出版，散布不同教训和异议的作法，是没有根据的。